

全圖
綉像

三國演義

上

全 图 绣 像
三 国 演 义
(上)

罗贯中 著
毛宗岗 评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4.375 字数:305千 插页:2

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,50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199 每册:1.20元

全图绣像 三国演义

罗贯中 著
毛宗岗 评

中

10102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1·呼和浩特

全图绣像 三国演义

罗贯中 著
毛宗岗 评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1·呼和浩特

出版说明

罗贯中著的《三国演义》(亦称《三国志演义》),历来刻本甚多。清人毛宗岗修订评刻本问世之后,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和赞许,成为三百年来唯一通行的本子,而其它旧本遂不复行。毛氏的修订,主要是对旧本进行了修改、增补、删削。另外还做了一些整顿回目、修正文辞、删除论赞、增删琐事、改换诗文的工作。毛氏的修订本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,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。

建国以后整理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,都是以毛本作为底本的。

我们现在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,仍然以毛本作依据。这个版本的特点在于:

一 根据通行的毛本,也参考其它版本,作了校勘。在校勘中,不根据文字的优劣而取舍,只是在文字上正错补漏,保持了毛本原来的真实面貌。

二 保留了毛本原有的序言、凡例、读法、回评和夹评。只是对回评和夹评中的个别不适宜的地方作了删除,一般没有改动。

三 复制了通行刊本中的全图绣像。

我们出版这样一个版本,并非有意泥古,而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个多年来没有印行过的有一定价值的版本。此外,毛氏的读法、回评和夹评,有助于文学工作者的研究和读者加深对书中人

物、情节及其艺术表现技巧的认识、理解和欣赏。对于上述这些，如果舍而不录，使其失传，是很可惜的。当然，毛氏在对《三国演义》的修订中所突出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，在其读法、回评和夹评中更有了突出的表现。这些错误观点是一个封建时代文人思想局限的反映。读者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观点和方法，在阅读中注意分辨其精华与糟粕而给予扬弃。

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，在这次出版时，对全部文字，一律加了新的标点，并改正了原本中一些错误的句读。

书中的注释部分，基本上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注释，只是作了少量的增删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原 序

余尝集才子书者六，其目曰《庄》也、《骚》也、马之《史记》也、杜之律诗也、《水浒》也、《西厢》也，已谬加评订，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。近又取《三国志》读之，见其据实指陈，非属臆造，堪与史册相表里。由是观之，奇又莫奇于《三国》矣。或曰，凡自周、秦而上，汉、唐而下，依史以演义者，无不与《三国》相仿。何独奇乎《三国》？曰：三国者，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，而演《三国》者，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。异代之争天下，其事较平，取其事以为传，其手又较庸，故迥不得与《三国》并也。

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，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。当汉献失柄，董卓擅权，群雄并起，四海鼎沸，使刘皇叔早谐鱼水之欢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长驱河北，传檄江南，江东、秦、雍，以次略定，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，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。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，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位虽虚，正朔未改。皇叔宛转避难，不得早建大义于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为吴、魏之所攘，独留西南一隅，为刘氏托足之地。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，西为汉中一摧，则汉益亦折而入于曹，而吴亦不能独立，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，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。

逮于华容遁去，鸡肋归来，鼎足而居，权侔力敌，而三分之势遂成。寻彼曹操一生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。檄之、骂之、刺之、药之、烧之、劫之、割须、折齿、堕马、落玺，濒死者数，而卒免于死。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，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，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螽贼。且天生瑜以为亮对，又生懿以继曹后，似皆恐鼎

足之中折，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

自古割据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为十二国、为七国、为十六国、为南北朝、为东西魏、为前后汉，其间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远或不能一纪，近或不踰岁月，从未有六十年中，兴则俱兴，灭则俱灭，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今览此书之奇，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，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；英雄豪杰读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。

昔者蒯通之说韩信，已有鼎足三分之说，其时信已臣汉，义不可背。项羽粗暴无谋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。三分之几虚，兆于汉室方兴之时，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。且高祖以王汉兴，而先主之王汉亡，一能还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。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早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，遂使当世之人之事，才谋各别，境界独殊，以迥异于千古者，非天事之最奇者欤！

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贯穿其事实，错综其始末而已。无之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。独是事奇矣，书奇矣，而无有人焉，起而评之，即或有人，而使心非锦心，口非绣口，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，则是书亦终与周、秦而上，汉、唐而下，诸演义等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！

余尝欲探索其奇，以正诸世，会病未果，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《三国志》之稿，观其笔墨之快，心思之灵，先得我心之同。然因称快者再，而今而后，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《三国》也。故余序此数言，付毛子授刳之日，弁于简端，使后之阅者，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。

崑

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

重刊三国志演义序

昔陈承祚有良史才，所撰魏、蜀、吴《三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，已入正史。范曄称其词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。裴松之亦谓铨叙可观，事多审正，而惜其失在于略。复上搜旧闻，旁摭遗逸，凡志所不载，事宜存录者，毕取以为之注，而三国事迹略备。演义之作，滥觞于元人，以供村老谈说故事。然悉本陈志、裴注，绝不架空杜撰，意主忠义，而旨归劝惩。阅者参观正史，始知语皆有本，而不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矣。

咸丰三年孟夏勾吴清溪居士书

凡 例

一、俗本之乎者也等字，大半齟齬不通，又词语冗长，每多复沓处。今悉依古本改正，颇觉直捷痛快。

二、俗本纪事多讹，如昭烈闻雷失筇及马腾入京遇害，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，皆与古本不合。又曹后骂曹丕，详于范曄《后汉书》中，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；孙夫人投江而死，详于《泉姬传》中，而俗本但纪其归吴，今悉依古本辨定。

三、事有不可阙者，如关公秉烛达旦，管宁割席分坐，曹操分香卖履，于禁陵庙见画，以至武侯夫人之才，康成侍儿之慧，邓艾凤兮之对，锺会不汗之答，杜预《左传》之癖，俗本皆删而不录。今悉依古本存之，使读者得窥全豹。

四、《三国》文字之佳，其录于《文选》中者，如孔融荐祢衡表，陈琳讨曹操檄，实可与前、后《出师表》平传，俗本后阙而不载。今悉依古本增入，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。

五、俗本题纲，参差不对，杂乱无章，又于一回之中，分上下两截。今悉依作者之意而连贯之，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，务取精工，以快阅者之目。

六、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，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。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、漫骂武侯之语，今俱削去，而以新评校正之。

七、俗本之尤可笑者，与事之是者，则圈点之，与事之非者，则涂抹之，不论其文，而论其事。则春秋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将尽取圣人之经而涂之抹之耶？今斯编评阅处，有圈点而

无涂抹，一洗从前之陋。

八、叙事之中，夹带诗词，本是文章极妙处。而俗本每至“后人有诗叹曰”，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，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。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，与俗本大不相同。

九、七言律诗，起于唐人，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。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，如鍾繇、王郎颂铜雀台，蔡瑁题馆驿屋壁，皆伪作七言律体，殊为识者所笑。今悉依古本削去，以存其真。

十、后人捏造之事，有俗本演义所无，而今日传奇所有者，如关公斩貂蝉，张飞捉周瑜之类，此其诬也，则今人之所知也。有古本《三国志》所无，而俗本演义所有者，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，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，此其诬也，则非今人之所知也。不知其诬，毋乃冤古人太甚，今皆削去，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。

读三国志法

读《三国志》者，当知有正统、闰运、僭国之别。正统者何？蜀汉是也。僭国者何？吴、魏是也。闰运者何？晋是也。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，论理则以刘氏为主，论地不若论理，故以正统予魏者，司马光《通鉴》之误也。以正统予蜀者，紫阳《纲目》之所以为正也。《纲目》于献帝建安之末，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，而以吴、魏分注其后，盖以蜀为帝室之胄，在所当予。魏为篡国之贼，在所当夺。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，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，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。夫刘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为正统。迨乎刘氏已亡，晋已混一，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晋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，而一传之后，厥祚不长，但可谓之闰运，而不可谓之正统也。至于东晋偏安，以牛易马；愈不得以正统归之。故三国之并吞于晋，犹六国之混一于秦，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秦不过为汉驱除，隋不过为唐驱除，前之正统以汉为主，而秦与晋不得与焉。亦犹后之正统以唐、宋为主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俱不得与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晋不如汉之为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汉之为正。煬帝无道而唐代之，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，而称唐公，加九锡，以蹈魏、晋之陋辙，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国，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，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。然终宋之世，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，其规模已逊于唐。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。唐、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、晋哉？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；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；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。祖宗之创之者正，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，而谓昭烈之偏

安非正统也。昭烈为正统，而刘裕、刘智远亦皆刘氏子孙，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徵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，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，故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，其与吕秦、牛晋不甚相远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世远代遐，亦裕与智远者比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，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，以延宋祚于不绝，故正统归也。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，全不以二圣为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，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！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。陈寿之志，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，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。

古史甚多，而人独贪看《三国志》者，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。观才与不才敌，不奇；观才与才敌，则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，不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，则更奇。吾以为三国有三奇，可称三绝：诸葛孔明一绝也，关云长一绝也，曹操亦一绝也。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。其处而弹琴抱膝，居然隐士风流，出而羽扇纶巾，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庐之中，而识三分天下，则达乎天时，承顾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，木牛流马，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，鞠躬尽瘁，志决身残，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乐则过之，比伊、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。秉烛达旦，人传其大节；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，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。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。听荀

或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，则有似乎忠，黜袁术僭号之非，而愿为曹侯，则有似乎顺，不杀陈琳而爱其才；则有似乎宽，不追关公以全其志，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过之；桓温不能识王猛，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禄山，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，韩侂胄虽能贬秦桧，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，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，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，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，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，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《三国志》也。

三国之有三绝固已，然吾自三绝而外，更遍观乎三国之前，三国之后，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、庞统者乎？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、陆逊、司马懿者乎？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贾诩、步騭、虞翻、顾雍、张昭者乎？问有武功将略，迈等越伦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、张辽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问有冲锋陷阵，骁锐莫当如马超、马岱、关兴、张苞、许褚、典韦、张郃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周泰、甘宁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问有两才相当，两贤相遇，如姜维、邓艾之智勇悉敌，羊祜、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？至于道学，则马融、郑玄，文藻则蔡邕、王粲，颖捷则曹植、杨修，早慧则诸葛亮、锺会，应对则秦宓、张松，舌辩则李恢、阚泽，不辱君命则赵浴、邓芝，飞书驰檄则陈琳、阮瑀，治烦理剧则蒋琬、董允，扬誉蜚声则马良、荀爽。好古则杜预，博物则张华。求之别籍，俱未易一一见也。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，励操则有管宁之高，隐居则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之逸。忤奸则有孔融之正，触邪则有赵彦之直，斥恶则有祢衡之豪，骂贼则有吉平之壮，殉国则有董承、伏完之贤，捐生则有耿纪、韦晃之节。子死于父，则有刘谌、关平之孝；臣死于君，则有诸葛瞻、诸葛尚之忠；部曲死于主帅，则有赵累、周仓之义。其他先见如田丰，苦口如王累，矢贞如沮授，不屈如张任，轻财笃友如鲁肃，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，不畏强御如陈泰，视死如归如王经，独存介性如司马孚。炳炳麟麟，照耀史

册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、商山四皓、云台诸将、富春客星，后之瀛洲学士、麟阁功臣、杯酒节度、柴市宰相，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，岂非人才之大都会哉！入邓林而选名材，游玄圃而见积玉，收不胜收，接不暇接，吾于《三国》有观止之叹矣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乃文章之最妙者。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，三国必有所自始，则始之以汉帝。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，三国必有所自终，则终之以晋国。而不但此也，刘备以帝胄而继统，则有宗室如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辟等以陪之。曹操以强臣而专制，则有废立如董卓，乱国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。孙权以方侯而分鼎，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、如袁绍割据、如吕布、公孙瓒、张杨、张邈、张鲁、张繡等以陪之。刘备、曹操于第一回出名，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。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，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，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。假令今人作稗官，欲平空疑一三国之事，势必劈头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据一国。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，出乎其后，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传，天然有此等波澜，天然有此等层折，以成绝世妙文，然则读《三国》一书，诚胜读稗官万万耳。

若论三国开基之主，人尽知为刘备、孙权、曹操也，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。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，而孙权则藉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。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，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，其不同者二。三国之称帝也，惟魏独早，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，曹丕已立之余，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，刘禅已立之后，其不同者三。三国之相持也，吴为蜀之邻，魏为蜀之仇，蜀与吴有和有战，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，吴与魏则战多于和，其不同者四。三国之传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。三国之亡也，吴居其后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。魏则见夺于其臣，吴、蜀则见并于其敌，其不同者

六。不宁惟是，策之与权，则兄终而弟及；丕之与植，则舍弟而立兄；备之与禅，则父为帝而子为虏，操之与丕，则父为臣而子为君，可谓参差错落，变化无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画者，虽使绘两人亦必彼此同貌。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。文之合掌，往往类是，古人本无雷同之事，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，则何不取余所批《三国志》而读之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总起总结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结。其叙献帝，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，以曹丕篡夺为一结。其叙西蜀，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，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。其叙刘、关、张三人，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，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。其叙诸葛亮，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。其叙魏国，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，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。其叙东吴，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，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。凡此数段文字，联络交互于其间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结，或此未结而彼又起，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，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追本穷源之妙。三国之分，由于诸镇之角立。诸镇角立，由于董卓之乱国，董卓乱国，由于何进之召外兵。何进召外兵，由于十常侍之专政。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。然而刘备之初起，不即在诸镇之内，而尚在草泽之间。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，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，由于黄巾之作乱，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。乃黄巾未作，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谋智计之士，直言极谏以预料之，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，纳良臣之谏论，断然举十常侍而屏斥焉。则黄巾可以不作，草泽英雄可以不起，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国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，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巧收幻结之妙。设令魏而为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愿也。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，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于

晋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汉，又不于魏，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？曰：魏固汉贼也，吴尝害关公、夺荆州、助魏以攻蜀，则亦汉贼也。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，则与其一之以吴，无宁一之以晋也。且吴为魏敌，而晋为魏臣；魏以臣弑君，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，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。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复在人意中，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。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，如此之巧，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以宾衬主之妙。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，先叙黄巾兄弟三人，桃园其主也，黄巾其宾也。将叙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叙鲁恭王之后，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鲁恭王其宾也。将叙何进，先叙陈蕃、窦武，何进其主也，陈蕃、窦武其宾也。叙刘、关、张及曹操、孙坚之出色，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，刘备、曹操、孙坚其主也，各镇诸侯其宾也。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诸人，诸葛亮其主也，司马徽诸人其宾也。诸葛亮历事两朝，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，晚来先死之庞统，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庞统又其宾也。赵云先事公孙瓒，黄忠先事韩玄，马超先事张鲁，法正、严颜先事刘璋，而后皆归刘备。备其主也，公孙瓒、韩玄、张鲁、刘璋其宾也。太史慈先事刘繇，后归孙策，甘宁先事黄祖，后归孙权，张辽先事吕布，徐晃先事杨奉，张郃先事袁绍，贾诩先事李傕、张繡，而后皆归曹操。孙、曹其主也，刘繇、黄祖、吕布、杨奉等诸人其宾也。代汉当涂之讖，本应在魏，而袁公路谬以自许，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宾也。三马同槽之梦，本应在司马氏，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，司马氏其主也，马腾父子其宾也。受禅台之说，李肃以赚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马炎又即真焉，曹丕、司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宾也。且不独人有宾主也，地亦有之。献帝自洛阳迁长安，又自长安迁洛阳，而终乃迁于许昌。许昌其